



三江源交响

姜峰

逐梦

长云如海，万山苍茫。

2021年10月12日，青藏高原深处，唐古拉山东段的澜沧江源头杂多县，人们迎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当时，我们正在这里进行“澜湄万里行”主题采访活动。喜讯传来，质朴的牧民纷纷把头戴的毡帽抛向空中，表达按捺不住的兴奋之情。我似乎也忘记了身处4200余米海拔的高原，情不自禁地快步走上一处高地。俯瞰峡谷湍流，那清澈如碧的江水，浩浩荡荡，奔腾不息。

这里是“中华水塔”。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发源于青海的大江大河，滋养着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从曾经“守着源头没水喝”到铁腕治理，再到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数年探索，回头望，一些采访过的基层干部群众的身影浮现在我的脑海。他们和江水澎湃在一起，奔涌出人与自然美美与共、生生不息的新时代交响……

一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姜根如冰川的融水，淌出格拉丹东雪山，汇成了长江西源沱沱河。向东，与南北延伸的青藏线撞了个满怀。河与路的交点，拔地而起一座唐古拉山镇，那里是闹布桑周的故乡。

作为一名80后，闹布桑周是幸福的。多年前，家里的牦牛养到了150多头。望着那些牦牛，阿爸的眼神里满是欣慰。

然而不知不觉间，反常的事发生了。闹布桑周上小学时，有一次去沱沱河对岸走亲戚，可一下水，最深的地方才淹到他肚脐，“阿爸阿妈也纳闷，说以前水可没这么浅。”又过了几年，靠岸边的河床，都露出来了。

水去哪儿了？长大后，跟着阿爸去转场的闹布桑周，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同一片‘夏窝子’，过去产的草能养活三四百头牦牛，可现在连100头牛都喂不饱。”

长期过度放牧造成的生态退化，同样发生在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玛多县，而其过程更加“跌宕”：上世纪80年代初，玛多坐拥扎陵湖、鄂陵湖两座“巨型水库”，还有千湖湿地，水草丰美，牛羊数量一度有75万头。然而，黄河源头那珍贵的生态家底，就在这经年累月的盲目发展间被消耗蚕食。

让我们把时针拨到199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马贵被分配到玛多县畜牧局工作。头一次下乡，眼前的场景让他震惊：“从县城开车去鄂陵湖，路两旁的草原斑秃得已经‘千疮百孔’。赶上了刮风沙，沙子打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由于多年无序放牧等因素，玛多县七成草场出现退化。这个涵养了大河源头的“千湖之县”，湖泊数量从峰值的4077个锐减到了1800个。让马贵印象最深的是，县城里的15口饮用水井，有9口都打不出水，守着源头竟然没水喝。

世纪之交，黄河源头一度出现断流的新闻。很快，国家正式启动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对“中华水塔”开展人工干预、应急治理。当时各级干部和牧民群众的使命感、紧迫感，令马贵记忆犹新：“拯救母亲河，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决战！”



流域在源头地带的重要分水岭。一山之隔的积雪融水，未来却将奔向各自的万里征途。

翻过垭口，进入杂多县。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顶半人高、水泥筑的小“帐篷”。近前一看，里面是用过的塑料瓶、塑料袋——原来是垃圾回收点。一路开往县城，这些“帐篷”一直都有，保护了环境，方便了牧民，堪称一大特色。

说起来，杂多这个位于澜沧江源头的县，曾经遭遇过“垃圾围城”。之前，县城里都没有像样的垃圾回收站，有些人就把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丢弃在穿城而过的澜沧江两岸。久而久之，江边堆成了垃圾山。

当地想治理，这牵扯环保、水利、城管等好几个部门。县领导带着一班人开了几回现场会，才有了点眉目。当地干部感慨：“多头管理、权责不清，这就叫‘九龙治水’。谁都在管，谁都不管到底！”

从澜沧江源一座县城的“垃圾围城”，到偌大三江源地区的治理难题，“九龙治水”是突出问题。过去20多年，三江源地区陆续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水利风景区、自然遗产地等各类各级保护地，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其中也隐藏着一些弊端。有基层干部拿出以前的三江源保护区划图，只见各类保护地星罗棋布，为了醒目，区划图被标得五颜六色，“说实话，看着这地图，我们自己都犯晕！”对方说。

2015年底，就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收官之际，北京传来好消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全国首个试点，三江源拉开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大幕。

青海是这样摸索的：省里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旗下组建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管委会，对所涉治多、曲麻莱、玛多、杂多4县进行大部制改革，将国土、环保、林业、水利等县级主管部门一体纳入管委会，整合下设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同时将森林公安、国土执法、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执法机构也整合成管委会下属资源环境执法局一家。

这不，随着澜沧江源园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的成立，原先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职能如今“攥指成拳”，不仅有效解决了困扰当地多年的“垃圾围城”难题，而且在全县主要公路上建设起垃圾回收网络，引导牧民共同治理“白色污染”、守护一江清水。

再说回马贵，如今他也换了新身份：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副局长。“以前咱基层干部对生态保护的理解，就是管好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但现在我的工作对象，是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这个生态整体。”新定位新感觉，马贵做了个形象的比喻，语带自豪：“如果说过去是‘九龙治水’，现在就是‘一条龙统管’，这条了不起的‘龙’，就叫国家公园！”

二

秋收冬藏。此刻的青海高原群山覆雪、河湖冰封，在辽远的苍黄中默默积蓄着力量。喜爱户外运动和摄影的人们知道，这是拍摄野生动物的最佳季节——没有了林草的遮蔽，动物们在裸露的大地上竞相觅食，一拍一个准。

看，昆仑山脚、可可西里，有着笔直冲天羚羊角的藏羚羊，在覆盖荒原的薄雪上踏出点点足迹。牛头碑下，扎陵湖、鄂陵湖碧波万顷，如宝石般沉静幽蓝。大大小小的湿地更是错落棋布，恰如星海。据最新统计，涵养黄河之源的玛多县湖泊数量已增加到5849个，创历史新高。杂多县昂赛乡澜沧江大峡谷，青藏高原珍贵物种雪豹，时不时就跑到红外

监测镜头前“摆pose”……

这一幕幕画面，现在正被一位“超级摄影师”在“云端”定格——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大数据中心的巨幅环形屏幕前，我们看到，借助国产高分辨卫星的卫星遥感技术，这只“天眼”可以实时俯瞰整个三江源地区。不仅山川地貌尽收眼底，而且利用最先进的动态捕捉技术，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也可一览无余。

一种类型整合，在大部门制改革基础上，将原有6类15个保护地优化整合；一套制度治理，在全国率先出台首个国家公园地方立法，配套编制系列文件，形成“1+N”政策体系；一体系统监测，整合站点和标准，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通过近6年的探索，三江源作为我国首个试点、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在江河奔流间见证了一个全新生态治理体系的诞生。

从2016年到2020年，青海三江源地区向下游输送水量年均增加近百亿立方米。大江奔流，长河滔滔，源头活水浩浩汤汤。三江源巨变，是传唱在山川大地的恢弘史诗，时代交响！

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是这出交响中最具温度的乐章。

如果说举家远徙为闹布桑周的“人生三部曲”画上了第一个分号，那么转产创业就是这“三部曲”的第二部。住进整洁明亮的新砖瓦房，阿爸阿妈就近看病，三个妹妹在家门口上学，再也不用受过往风吹雨淋的游牧之苦，还享受着退牧还草补贴。然而，闹布桑周打定主意，“从草原到城市，就要活出个新样子，不能靠着退牧的补贴睡大觉。”虽然自小只会放牧，文化水平也不高，可闹布桑周敢于尝试，又是承包店面卖服装，又是考取驾照跑大车运输。“长江源村首批搬走的移民，我是第一个考到驾照的人，开车走南闯北，练出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交到了不少朋友。”而立之年，他又承揽工程搞建设，不仅从牧民变成了市民，更活出了人生的一番广阔天地。

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闹布桑周意想不到地迎来了“人生大戏”的“第三幕”：政府探索生态管护员制度，通过“一户一岗”的选拔，吸引更多牧民放下牧鞭、领上工资，以生态管护员的新身份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出力，引导他们从昔日的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和红利共享者。

长江源村里，闹布桑周又是第一批报名。别人说他：“手头的生意耽误了，城里的舒坦享不上，非要往唐古拉的山沟沟跑，就图那一个月1800块钱？”闹布桑周并不解释，背后对我吐了真心话：“当年我们移民搬迁，真实体会到绿水青山真是坏不得！如今我当起生态管护员，有一分心就要出一分力，守护好家乡的山山水水，就是给咱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

今天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活跃着像闹布桑周这样的1.7万余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他们有的骑摩托，有的骑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乐在其中，被誉为“江源大地最美的风景线”。生态学校、自然课堂，也在三江源地区各个州县如雨后春笋般设立起来，“保护生态从娃娃抓起”。每逢藏羚羊大规模迁徙季节，慢直播里，公路上车辆行人纷纷自觉驻足，目送着藏羚羊平安远行……

前不久，已经年过不惑的闹布桑周又一次收拾好行囊，重返长江源、巡守唐古拉。昆仑南北，一别一回，回响着三江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余音袅袅、悠远不绝。

图①：万里黄河的零公里起点。
图②：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澜沧江大峡谷。
图③：长江西源沱沱河。

图片均为姜峰摄
制图：赵德汝

我与一座城

一晃，我来濮阳二十年了。濮阳是我认识世界的地方。九岁那年，父亲带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来濮阳坐的。我这才发现，铁路不是我先前想象的模样。在濮阳城，父亲带我去看了影剧院。我很惊讶，原来电影并不只有露天放映一种形式，也不只有天黑后才能演。另外因为地名的原因，我认识了许多生字，比如“濮”字。那一趟濮阳之行，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的家乡在山东聊城莘县最西南的一个村庄，那里距河南濮阳只有四十里，离莘县却有一百五十里。但是上学、考试、办相关手续，还是得舍近求远，一趟趟去莘县、去聊城。

2002年春夏，因为几篇小说发到了知名文学刊物上，我得以从乡村学校调到县里工作。就在这当口，又有机会去濮阳一家新闻单位工作。我没犹豫，把才卸下不久的家当装上车，拖家带口来到了濮阳。谁知两个月后，北京一家影视机构也联系上了我。这让我犯了难。掂量来掂量去，想到濮阳曾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地方，于是决定留在濮阳不走了。

到濮阳定居后，我才真正走进这座城市。濮阳古称帝丘，文脉昌盛，源远流长。这里是颛顼遗都，帝舜故里，字圣之乡。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四次来到卫国，那时卫国的都城就在帝丘。在卫国十年，孔子传经讲学，著书立说。我常常想，作为一个普通写作者，如果能从濮阳悠久的历史文脉里得一小鳞半爪，也够我受用一生了。

说到濮阳，就不能不提黄河。黄河贯穿濮阳全境，是一段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濮阳抢抓机遇，沿岸打造生态廊道，构筑绿色屏障。如今，这条曾经多次泛滥的河流，已成为造福濮阳人民的幸福河。这些年，我一直在新闻采编一线奔走，见证并书写着黄河岸边的新生活。干安社区是河南省首批建成投用的黄河滩区迁建安置区试点，涉及五个滩区村的数千名群众。我深入那里采访后，写出了讲述滩区百姓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实现多年夙愿的报告文学，后刊发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是一项大工程。当初在濮阳破土动工时，我去采访，看见一位大嫂正催促子女拆迁房屋，印象深刻。一聊才知，这位大嫂年轻时喜欢看孙犁的小说，得知孙犁笔下水生嫂的家乡缺水了，赶紧腾地方。如今，这水一路北上，早已奔流至雄安新区的白洋淀，送去源源不断活水的同时，也送去濮阳人民的深情厚谊。濮阳也由此增添了一道水清岸绿的风景。

在濮阳的二十年里，我时刻感受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濮阳本没有山，但濮阳人却造出了山和景。当年，城中村拆迁、棚户区改造的垃圾及其它可利用的垃圾，被运到城外的洼地里。经无害化处理，堆高、植绿，终于有一天，在斜穿城市的濮水河畔，形成了一片青山的景观。再后来，沿山势遍植草木花卉，广置亭台楼阁，建成一座山环水绕的公园。现在，这座公园成了濮阳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濮阳的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我刚来濮阳的时候，租住在一处城中村。离开那里几年后，再去那里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住处。眼前所见是与城市浑然一体的社区，之前低矮的房子被高楼所取代。原先的濮阳城，以一条南北流向的马颊河为界，随着城市的发展，现在这条界线已不明显，马颊河两岸逐渐融为一体。

濮阳这座城市的发展与油气资源密不可分，它因油而兴。然而历经多年开采，终因油气资源衰减，被列入资源枯竭型城市。所幸，濮阳人已做好了转换赛道的准备。今年夏天，2022中国氢能产业发展（濮阳）峰会开幕。濮阳迎来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

关于濮阳，还有一个细节。有一年，一位外地朋友远道而来，说起对濮阳的印象，他说这是座善解人意的城市。原来他发现，在濮阳，沿街企事业单位门口都挂着统一的标牌，上面写着“内部厕所 对外开放”。既简洁醒目，又让人倍感温馨。朋友的感受没有错。自2015年到2020年，濮阳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

记得二十年前刚到濮阳时，儿子即将上学前班，现在他已在广州工作。尽管我们父子相距遥远，但如今濮阳已开通高铁，八小时就可到达广州。濮阳是父亲带我认识世界的地方，现在成为儿子的家乡，成为他出发的地方。从这里出发，开启更为辽远的旅程。

下图为濮阳城市风光。

留在濮阳 爱上濮阳

刘文华



傅少琴摄

大地